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二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外戚傳

詳觀往誥必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敷明哲材謝經道假椒房之寵靈搃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憂隙隨之者乎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卅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竊股肱孝伯竟以工身元規幾於危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琇少有智策少與國帶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言論不及弟攸文帝秦意重攸伯有代宗之議琇哀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與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

羊琇

驕奢
致黨
隙



儻

而去琇性豪後費用無復餘限而膏炭和作獸形以
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昏中外
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卒謚曰威

杜文

神
史

杜文字弘理成恭皇后之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
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
此神仙中人也相彞亦曰衛玠神清杜文形清早卒
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居養后以礼自防其有
德音裴氏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
曰杜姥。初司徒蔡藻其器重入嘗言於朝曰恨諸
君不見杜文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咸康初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祔
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榘
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後官
至安東將軍。裒少有簡貴之風譙國相彞見而目
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内有所褒貶
也謝安亦雅重之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矣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

皮裏
陽秋

筮
驗

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
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
皇太后臨朝有司以稟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
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皇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
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
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
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而已

王濛
蘊

巾帽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
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
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
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
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淡方荀奉倩濛比袁
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去章辟為掾
問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
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栢溫高爽邁出
謝尚清易令達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
入室之賓轉司徒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

為
入室
之賓

褚裒何準王濛 二十二 巳三

不抑
寒素

何小
子之
有

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卒臨殯劉惔以屣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父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子蘊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也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一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後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為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白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母初好時以為知人恭果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一宮何小子之有

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六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縉綬恩私便蕃任遇獲寵臨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肆聞於恭儉但崇縱於濛濛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

王濛 王蘊 二十三巨四

論有數于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
形外朗季野神鑿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靈寡
欲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縉
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傳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
其象是以古先知士躡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巖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翳其耀玉輝冰潔川渟嶽峙脩至樂之道固無疆
之休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今美其高尚之德綴

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
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素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
常人與語登亦不應以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
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
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
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
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

撫一絃琴

用才
在乎
識真

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
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道遙
吟詠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長陽
被髮而行道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
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推
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艱敦密
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
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
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道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宗族勸
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自此不與
宗族相見後母病篤及詣洛市藥會二月上巳洛中
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
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
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
黃公之高節充心異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

賈充
與荅
問

引聲
風應
激水
雨集

之仕即悅而不吝充又謂曰卿能尔卿土地間曲乎
統曰先公推寓稽山朝會萬國聖在猶存百姓感詠
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尸娥投水而
死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你小海唱公欲
歌之衆人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
慨大風應至含水激夫雲雨響集諸人顧相謂曰君
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欲羅以文武因簿覲其來觀
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其兒是木人
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一正歲時祖馨臨終撫喬
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
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孝在同輩之中言無
媒辭光祿大夫李詮嘗論楊雄才孝優於劉向喬以
為向定一代之書正君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
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前後辟舉皆不就初
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
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何以愧為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

論劉
向揚
雄優
劣

夏統 范喬 二十二巨七

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
異於今而見元康八年卒

董養

董養字仲道汝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每
覽國家赦書司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
地陷有一鵝出焉養謂謝鯤阮孚曰君等可深藏矣乃
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曾褒

曾褒字元道南陽人好文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

錢神論

畧曰錢之爲財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
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
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墮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
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
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如前
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
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
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
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
紫闥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

時者共傳其文張不仕莫知所終

郭文

遊山忘反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
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恒著鹿裘
葛巾採竹葉木實買糒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賈
王道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温嶠嘗問先
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意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
求還山及蘇峻反人皆以為知機立葛洪庾闡並為
作傳贊頌其美云

不憶則无情

程莊

獵自我釣自物

程莊字祖休尋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
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
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
故先節其其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知
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篔簹門命徵並不就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志存遯逸相冲嘗
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
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麟之雖冠冕之族信
義著於羣小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仁愛隱測卒以壽

信義著於衆

郭文 程莊 劉麟之 二千三百九

終

宋纖

宋纖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仰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鑿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節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亦人選

正百九三

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志不倦卒謚曰玄虛先生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

不為
王門
伶人

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時累徵不就病卒。長子勃有父風徵不起

陶潛

五柳
先生
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博學善屬文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二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秬都遣奴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負事卿里

義
士

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每令人候之其親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所有文集並行於世餘見南史

美
末
織

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器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矣矣宋織幼懷遠操清規耿技揚宣頌其畫象馬及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寶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

含和
隱璞

去官或者論而矯俗或踣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
衡泌含和隱璞秉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
者矣

藝術傳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
亡省禍福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逮立明首唱叙
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接韻策以立傳自茲歎後史
不絕書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
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尤善風用孫皓以為
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知其必敗而不敢言
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
曰君至卯年當剖符酉年當有曲蓋元曰脫如來言
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元果為義
興太守金紫將軍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患以問訓
訓曰公耳豎垂有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
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而蘇

陳訓戴洋 二十三已十一

周元
問官
位

王導
聞病

知賊
到譙
城

庾亮
問氣
候

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播磨將上
蓬萊豈齋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
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
為人短陋無風望妙解占候卜數王導遇病召洋問
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
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燬水火相煎以故受
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祖約鎮譙請洋為中典
軍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
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
約收洋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
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
相繫君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
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
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至十月二日石勒騎果到
譙城東後約敗庾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言於
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依
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
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
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後亮
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

占庚
亮死

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
洋曰庚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曰不識人咸
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洋年八十餘卒所占驗
者不可勝紀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上黨
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會智來瑗使筮之智乃為卦卦
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
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
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
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
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馬鞭
懸樹
得財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
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
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為曲陽太守嘗行部
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靚嘗見仙人
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

記并

淳于智 鮑靚 吳猛 二千三百十四

封翁
渡水

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

佛圖澄

能役
鬼神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加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如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技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問其名乃召澄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

呪水
蓮花

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及勒僭稱趙天王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天和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洒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相競

鑿

出家真偽混殺多生惑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
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請禁之後
澄知石氏將滅乃自啓靈臺于鄴西紫陌謂弟子法
祚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守
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
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
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
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

一百
行七
百

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
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
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
衰若去者當有大亂交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
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
處茅茨蕭然物外年自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
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
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
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索統

佛圖澄

單道開索統

二十二百十六

冰上人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善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文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夢見下虜脫上木來詣充統曰虜去上衣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張醜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卒于家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母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二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鶴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持摩闍之衣者迎羅什之意乃遣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

著書
相論

羅什即馳驛送之光破龜茲乃獲羅什光見其年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其苦至光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至涼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編號河右及光父子敗姚興乃迎羅什使入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常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谷觀聽羅什死于長安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肇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鞠吳王辛未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襍火隱文章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鑿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茲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鳩摩羅什

二十一已十八

